

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卷一

東吳王鳴盛撰

史記一

史記集解分八十卷

漢志史記百三十篇無卷數裴駙集解則分八十卷見司馬貞史記索隱序隋志始以一篇爲一卷又別列裴注八十卷新舊唐志亦然不知何人刻集解亦以一篇爲一卷疑始於宋人今予所據常熟毛晉刻正如此裴氏八十卷之舊不可復見不知其分卷若何

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塗方能得其門而入然此事非苦學精究質之良師未易明也自宋之晁公武下迄明

之焦弱侯一輩人皆學識未高未足剖斷古書之眞僞是非辨其本之佳惡校其譌謬也有某氏者藏書最稱奧博自誇其家藏宋刻開元本史記升老子於列傳首居伯夷上又自誇集諸宋版史記共成一書凡一百三十卷小大長短咸備因李沂公取桐絲精者襍綴爲一琴名百衲琴故亦戲名此爲百衲史記但百衲本旣分一百三十卷而開元本分卷若干其爲仍裴駙之舊乎抑已改之乎某之學不足以知此竟未嘗討論及之如某之按奇訪祕多見多聞較儉陋者誠不可同日語惜其未有學識枉見如許奇祕古本竟不能有所發明以開益後人如某但可云能藏書未敢許爲能校書能讀書也或問子曰讀書但當求其意理卷帙離合有何關繫而子斷斷若此予笑而不能

荅

索隱正義皆單行

索隱三十卷張守節正義三十卷見唐志皆別自單行不與正

文相附今本皆散入

明監版及震澤王氏  
莆田柯氏刻並同

惟常熟毛晉既專刻

集解外又別得北宋刻索隱單行本而重翻刻之是小司馬本  
來面目自識云倘有問張守節正義者有王震澤行本在震澤  
本亦非唐本三十卷之舊亦是將司馬氏張氏注散入裴本中  
者但必出自宋人故毛氏云然張氏三十卷本今不可得而見  
矣

遷字子長

集解序張守節正義云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人也案遷之字



史記自序及漢書本傳皆不見惟見法言寡見篇後漢書張衡傳晉書干寶傳文選載其報任安書亦著司馬子長魏收魏書附收上書啟亦稱之新唐書柳宗元傳亦云韓愈評其文似司馬子長但楊子雲旣稱之則班氏豈有不知而竟不著於本傳蓋史例雖至班氏而定每入輒冠以字某某郡縣人而遷傳卽用自序元文例不畫一故漏其字又自序云遷生龍門漢地理志左馮翊夏陽縣龍門山在北故張氏以爲左馮翊人

### 子長遊蹤

司馬遷自言生長龍門二十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鄉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此游所涉歷甚多閱時必甚久約計當有數年歸後

始仕爲郎中又奉使巴蜀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徐廣以爲平西南夷在元鼎六年其明年爲元封元年約計是時遷之年必在四十左右元封初其父談卒遷使還見父父卒三歲始爲太史令而絀石室金匱書又五年當太初元年始論次其文是時遷之年蓋已五十又七年遭李陵之禍徐廣以爲天漢三年旣腐刑乃卒述黃帝至太初則書成時必六十餘矣後爲中書令卒必在武帝之末曹參世家末言參之五世孫宗以征和二年坐太子死卽戾太子也又田仁任安二人皆坐戾太子事誅而史記田叔傳及仁死事且云子與仁善故述之又報安書作於安下獄將論死之時則巫蠱之獄戾太子之敗遷固親見之又四年武帝崩漢書本傳於報任安書後言遷卒則在武帝末或

更至昭帝也孝武本紀裴駢注云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又其述事皆云今上今天子或有言孝武帝者悉後人所定也愚謂遷實卒於昭帝初觀景帝本紀末云太子卽位是爲孝武皇帝衛將軍驃騎傳末段亦屢稱武帝案其文義皆非後人附益間有稱武帝爲今上者史記作非一時入昭帝未久卽卒不及追改也惟賈生傳末述賈生之孫嘉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此孝昭二字則是後人追改其元本當爲今上耳

五帝本紀贊自言子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黃帝紀云西至空桐注引韋昭曰山在隴右又戰於涿鹿之野注引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遷東至海南至江淮卽二十南遊事至空峒涿鹿遊跡不知約在何年其二十南遊無空峒



涿鹿蹤跡河渠書贊則云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滄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其廬山以下云云蓋卽二十南遊所歷瞻岷山離碓卽爲郎中使巴蜀時事意者其時并至隴右故登空峒若朔方及涿鹿則究無由至蒙恬傳贊云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鄣蓋遷別自有北邊之遊但不知此段遊蹤定在何時耳不可攷矣

屈原

傳贊云余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此遊蹤卽二十南遊闕九疑浮沅湘時事樊鄴滕灌傳贊云吾適豐沛問其遺老卽過梁楚以歸時事

### 史記所本

本傳云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左丘明論輯其本事爲之傳又

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裴駰全采此段爲集解序攷藝文志春秋經左氏傳外有國語二十一篇亦左丘明著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戰國策三十三篇記春秋後楚漢春秋九篇陸賈所記又諸子儒家別有陸賈二十三篇世本今已亡而楚漢春秋亦亡今所傳陸賈新語繹其文卽列於諸子之儒家者絕非楚漢春秋而篇數只有十二無二十三子長於酈生陸賈傳贊云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則知本十二漢書乃言二十三傳寫誤也

史記辨立體例

司馬遷辨立本紀表書世家列傳體例後之作史者遞相祖述莫能出其範圍卽班范稱書陳壽稱志李延壽南北朝稱史歐陽子五代稱史記小異其目書之名各史皆改稱志五代又改稱考世家之名晉書改稱載記要皆不過小小立異大指總在司馬氏牢籠中司馬取法尙書及春秋內外傳自言述而非作其實以述兼作者

新唐一百九十七卷循吏傳云李至遠誤周書起后稷至赧爲傳紀令狐德棻許其良史周事載於經傳諸子者已詳何勞復用史記體強作編次此爲牀上安牀德棻稱之無異兒童之見史記先本紀次表次書次世家次列傳漢書同晉書載記五代

史世家附於末尾蓋以僭偽諸國自不便居傳之前非必立意欲與史記別異也若新唐書改爲先志後表宋遼金元皆然此則特變史記之例者也魏收北魏書并改志居傳後蓋收先著紀傳奏上以志未成奏請終業然後又續十志上之自云志之爲用網羅遺逸晚始謨錄彌歷炎涼是以綴於傳末而五代史亦從之此變中之變也史記太史公曰云云者此其斷語也而班氏改稱贊陳壽改稱評至范蔚宗又改稱論矣而又系以贊論爲散文贊爲四言詩沈約宋書改論稱史臣曰

惟趙倫之等傳一卷無論

校者以爲非約原書

蕭子顯南齊書姚思廉梁陳二書魏收北魏書令狐

德棻北周書及晉書隋書舊唐書並同五代史論直起不加標題而輒以嗚呼二字引其端此皆其名目之不同者也有論無



贊者宋書梁書陳書北魏書北周書隋書南北史新唐書五代  
史宋遼金三史也論贊並用者晉書南齊書舊唐書而南齊書  
志亦有贊宋遼二史本紀稱贊列傳稱論則變之尤者晉書中  
間有唐太宗御論改稱制曰但如王羲之傳制專論其善書一  
節則知太宗當日特偶然論及未必欲以此作史論史臣特援  
入之以爲重耳梁書本紀末史臣論後又贅侍中鄭國公魏徵  
論一段昭明太子及王茂等傳祿用其父所作論稱爲陳吏部  
尚書姚察曰云云陳書亦然此皆思廉之謬至於李百藥北齊  
書本紀之末於論外又附鄭文貞公魏徵總論一篇矣而其餘  
紀傳有有論無贊者有有贊無論者有論贊俱無者有論贊俱  
有者其論或稱論曰或稱史臣曰參差不一蓋因北齊書多亡



僅存者十八篇其餘皆後人取北史充入故體例錯亂如此若前明所修元史全部皆無論贊則幾不足以爲史矣要總未有能出史記之範圍者

十篇有錄無書

漢司馬遷傳著十二本紀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二十篇而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注云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史記自序末段裴駟卽引此注注之而兵書二字作律書索隱於自序末則云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書取禮樂記兵書亡不

補略述律而言兵遂分歷述以次之三王系家空取其策文以  
續此篇何率略且重非當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  
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襍說而無筆削功何蕪鄙也  
今攷景紀見存是遷元文不知張晏何以言遷沒後亡且此紀  
文及贊皆與漢書景紀絕不同又不知索隱何爲言以班書補  
之其武紀則是褚少孫所補禮書樂書雖是取荀卿禮記其實  
亦是子長筆非後人所補不知張晏何以云亡兵書卽是律書  
觀自序自明師古謂本無兵書以駁張晏誠誤但今律書見存  
卽是兵書不亡而張晏何以云亡索隱亦誤會也漢興以來將  
相年表惟太始以後後人所補其前仍是子長筆何以云亡日  
者龜策二篇惟末段各另附褚先生言其元文仍出子長筆索

隱以日者傳司馬季主事爲褚補非也不知張晏何以云亡而褚龜策傳末則云太史公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傳不能得故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於下方然則今所有龜策元文出子長者褚所未見又不知以何時出而得行也三王世家直列三王封策書而不置一詞其贊云王者封立子弟以褒親親自古至今由來久矣非有異故弗論著也然封立三王文辭爛然可觀是以附之世家此亦是子長筆據文雖未定之筆亦不可云亡而張晏何以云亡其後則有褚先生曰臣好觀太史公傳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而傳之據贊則取封策以當世家者亦子長所爲而褚乃以

爲其自所編列是皆不可解

索隱據褚之言以爲褚所補

傳靳傳俱是子長

元文並無補續又不知張晏何以云亡然則漢書所謂十篇有錄無書者今惟武紀灼然全亡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傳爲未成之筆但可云闕不可云亡其餘皆不見所亡何文

### 褚先生補史記

世皆言褚先生補史記其實史記惟亡武紀一篇餘間有缺無全亡者說已見上而褚所補亦惟武紀其餘特附益於各篇中如贅疣耳武紀之補固屬可笑其餘皆鄙瑣無謂或冗複混目已詳見各條惟外戚世家有數句可取至若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末補武帝末年侯者四人昭宣時所封及元帝初元間封者一人張蒼傳末附征和以後并宣元諸相車千秋韋賢玄成魏